

少年叢書



德謨士

商務印書館發行

少年叢書

德謨士

第一章

緒論

國之亡也。其精神固已先亡矣。雖然。垂滅之燈。必揚其焰。已逝之水。或揚其波。無論其國之腐敗何若。而當其將亡之時。精神必有表現者。精神之表現不見之於全社會。亦必見之於一二人。然至是大率以時會不利。與夫繼起乏人。顛蹶不起。元氣乃消。而國遂亡矣。吾讀雅典德謨士傳。爲之廢書三歎也。當德謨士之世。雅典之人心腐敗已



德謨士遺像

極。然而衆人皆濁。而彼德謨士獨清。衆人皆醉。而彼德謨士獨醒。以是德謨士遂不爲社會所容。

吾前此所作諸傳中。大率皆成功之英雄。而無失敗之英雄。縱失敗矣。亦不過失敗於一時。其失敗也。同志之人。猶能曲諒其心迹。抑其失敗。或由於其人之自取。而非獨時會之不幸也。若夫德謨士則異於是。使命之報告。則衆疑其誣。受賕之嫌疑。則身罹於法。且彼日號呼於國民之側。而全國人士。苟安媮活。冥然罔覺。彼德謨士一生之生涯。固無一而非不幸也。雖然。於彼何害。

吾於是知英雄者。社會之產物也。英雄之活動。社會活動之代表也。非有容英雄之社會。則亦不得有造社會之英雄。意大利人民。獨立之心不強。則加里波的無以成其功。德意志人民。統一之志不固。則俾斯麥亦無以施其術。以一狼而率羣羊。其羊之爲羊。自若也。夫英雄豪傑之士。其困躓不遇以死者。自古至今。蓋不可勝數。然則英雄之成。社會之功也。英雄之不成。社會之罪也。社會不僅指現在之人而言。卽過去之社會。亦與有責。然而吾亦盡吾之責而已。吾若

求人之盡責其事。即可。而要。非可必者也。若吾自盡其責。則固可得而必者矣。先立於可必之基。而後勉爲其可能之事。如是。則吾固可以不爲亡國之民矣。成敗利鈍。豈能逆觀哉。

讀此傳者。當作歷史讀。勿徒作傳記讀。作傳記讀。則其所注目者。但在於其人之身。作歷史讀。則當並及於其時之社會。夫當時希臘社會。其對於德謨士之冷遇。果何如耶。吾人所當引以爲戒者也。然彼德謨士者。雖受希臘社會之冷遇。而之死不二殆。所謂知其不可而爲之者歟。斯又吾人所當引以爲法者也。以可戒可法之事。萃於一編之中。而吾人讀之。寧亦無所動耶。無所動。則將爲希臘之續矣。烏夫。吾人既自天受此聰明才力。吾幸勿負吾天。吾既自社會受此聰明才力。吾幸勿負吾社會。吾既明此理。吾幸勿負吾心。三者具。乃可以讀吾德謨士傳。

第二章

德謨士以前之希臘大勢

欲明物體之位置者。不可不察其前後左右之地域。欲明英雄之事迹者。不可不察其前後時勢之大概。吾今欲傳德謨士而先叙希臘者。亦此意也。

希臘者。半島之國也。其地突出地中海。國內多山。間隔爲市府十數。其中最強者。曰斯巴達。曰雅典。二國人種殊異。氣候風俗亦不同。各樹勢力。以爭霸業。以故二國相鬩者久矣。其後波斯來侵。希臘全土。乃互解宿怨。結希臘大同盟。同心禦侮。波斯來侵。一破之於馬拉遜。再蹙之於拉米斯。國勢益盛。自是雅典常爲希臘盟主。斯巴達見雅典之寢強也。積不能平。遂釀釁隙。而有悲羅彭之戰。希臘列國中。或黨斯巴達。或助雅典。戰役亘二十年。卒爲斯巴達所勝。於是斯巴達遂執希臘之牛耳。顧斯巴達施政喜專制。往往殘酷其民。有齊武者。亦希臘中列國也。見斯巴達人民咸怨其上。知機有可乘。乃起與斯巴達戰。大破其軍。希臘統一之業。至是遂破。

先是希臘北境坎巴尼山外。有小國一。曰馬其頓。與希臘爲同種。然希人擯不與齒。號之曰夷狄。使不得位於列國中。顧其國民軀體強健。盛倡尙武風。以故

國力漸盛。至王非里世。乃大揚其威力。窺希臘有隙。欲舉兵乘之。雖然。希臘之人民。愛自由之人民也。不自由而生。毋寧自由而死。此希臘人之恆言也。雖其時民氣頹喪。豈無一二義士出而抗此大難者。而果也有德謨士生於其間。

批評

希臘當時所以能存立者。在於國民之獨立心。國民之獨立心。希臘之精神也。夫國民既有此精神。終不至於滅沒。縱有失敗。亦時機未至而已。德謨士卽其精神之表現者也。無如當時社會心理。逐於物質。賄賂公行。是非倒置。其結果遂至於亡國。羅馬末流。亦復如是。蓋國之強也。在於社會精神之充滿。而最足爲精神之蠹者。無過於唯物論。夫人生於憂患而死於安樂。國亦有然。漢文之治。號稱承平。而賈長沙已爲之痛哭。若至事已敗壞。則社會雖復覺悟。恐亦無及。觀於德謨士事迹。可以知其概矣。

第三章

德謨士之少年修養

德謨士者希臘雅典人也。生於紀元前三百八十一年。周安王二十九年即民國前二二九二年。父

名德謨士。西人之俗。子孫多襲其祖父名。故德謨士以父之名爲名焉。

德謨士之父。以製兵器爲業。役奴隸數十家。稱素封。母名克禮奧。世傳爲雅典亡命者給倫之女也。德謨士七歲喪父。財產託於親戚。後爲親戚所沒。德謨士年漸長。在法當襲遺產。而已蕩然無餘。其父在時。富甲全市。納租稅亦最多。而德謨士竟爲貧人。忿而訟其親戚於法庭。得直與否。史家不載。今亦無可考。

德謨士因家業盡耗。乃發憤讀書。喜修辭學。其時雅典有加里斯者。以雄辯聞於時。名聲藉甚。一日德謨士從其友往聽加里士演說。見加氏立演壇上。演論時事。滔滔如懸河。衆皆拍手稱善。德謨士心艷之。自是益潛心修辭之學。雅典國法。凡訴訟者。兩造宜親詣法庭。自爲辯難。不得延律師。德謨士自期成年後。必訟其親戚。恢復家產。故治修辭學益力。

希臘有哲學家。名柏拉圖。以學問爲舉世所宗。柏拉圖有弟子曰伊塞吳斯者。亦有名之雄辯家也。德謨士往從之學修辭。伊塞吳斯更介之於柏拉圖。自是



柏拉圖

蘇格拉底

德謨士乃得爲柏拉圖弟子。常受柏拉圖感化。而希臘前代有歷史家曰斯西知者。亦以文辭稱。德謨士喜讀其文。手錄其著述。前後凡八次。遂盡通斯西知氏之學。

德謨士既勤治修辭之學。顧其爲人。軀幹羸弱。舉止不嫻。與人言。恆訥訥不出口。呼吸至短促。一入會場。則心悸氣動。失其常態。是數者。爲雄辯家所最忌。凡有此者。斷乎不能成名。德謨士知其資稟與所學適相反。也。則痛改之日。含沙礫於口。以正其語音。疾馳於峻坂之上。強其呼吸。又鑿地爲窖。以居。擯絕賓客。剪去其髮之半。示不出遊。專以攻治其學。遇暴風起。則出赴海濱。立狂波怒濤之前。以波濤之洶湧。比羣衆喧囂對之演說。揚手揮腕。大聲疾呼。自習演說之技。觀者以爲狂也。德謨士修養既久。自以爲可。一日於集會時。出席演說。語未半。座間有呵者。笑者。厭倦者。繼則噓氣作響。囂於一堂。德謨士慚汗浹背。不復能語。逡巡而下。歸

家以語其友。其友曰。君尙無鎮壓羣衆喧騷之勇。今日之失敗。一因於怯懦所致。是後當鼓其氣。勿以呵者衆而罷演也。德謨士深自引咎。乃益磨練其術。一日復上演說臺。衆見德謨士至。又笑罵之。德謨士羞不可仰。以外套被面。忸怩而歸。歸途自思。吾學修辭已久。今其結果。乃至於是。吾志終不得達矣。因大懊喪。垂首蹣跚於道上。步不能進。忽遇其友人。因涕語之曰。吾已竭吾精力。注吾熱誠。乃竟不能動衆人之聽。至不足以比醉夫。吾乃至於是。言已。唇震手慄。淚數行下。其友慰之曰。君言良然。吾爲君計。及今當亟讀李夫奧戲曲。能盡通其祕。不患不能演說也。

德謨士聞友人之言。歸家急取李夫奧戲曲。讀之。模倣其言論。至廢寢食。又懸大鏡於室中。日對鏡演說。自視姿容。輒矯正其失。如是者數年。卒以雄辯有名於時。以一身繫希臘之輕重焉。

批評

精神一到。何事不成。信哉。德謨士性質萬不能工修辭。然彼一立其志。能以

毅力繼之一敗再敗爲世所笑。卒不顧之。竟以成功。夫以彼之受於天者。如是其不完全。顧能努力前進。以人勝天。而世之天資能力。勝彼萬萬者。乃獨不務其美。猶自爲之辭曰。吾限於天。無能爲也。嗚乎。此所謂自暴自棄之徒也矣。

世人動謂學問才氣。由於先天而定。吾始亦信之。雖然。得天固不能齊。要亦視其所用如何耳。今但就一面觀察。雖若近理。而實非真理也。夫使人皆限於天。則所謂人。一己十人百己千之說。將不可信矣。所謂惟上智與下愚不移之說。亦誣矣。（上智與下愚不移之說。不可誤解。不過謂上智雖移。不至於下愚。下愚雖移。難幾於上智而已。非真不可動也。茲附及之。）

人生境遇之幸不幸。甚難以一概論。夫天下之事成敗常參半。見其幸。則知其與之相伴者。必有不幸存也。見其不幸時亦然。德謨士幼時境遇。不可謂非不幸。然動心忍性。卒能增益其所不能。然則世人亦何憂境遇之不幸。亦自視其戰勝境遇之能力何如耳。

第四章

準備時代

德謨士所處之時。實至難之時也。希臘精神。殆全銷沉。自悲羅彭戰爭以來。希人狃於承平。咸以無爲是尙。耽目前之娛樂。忘後來之憂患。其疇昔勇往之概。無復存者。人人顧其私利。不肯服役軍務。國家防禦之事。一委之傭兵。市民既無愛國之情。傭兵不審義務之說。世道人心。日壞一日。德謨士於希臘本爲望族。雖家產中落。而尙爲國人所重。彼覩此時勢。孤憤慷慨之氣。益不能平。知希臘政主姑息。終胎禍亂。計及今。惟有舌敝唇焦。向國人演說。冀動衆聽。而以羣力挽回之也。

雅典法庭。常爲政治論爭之處。凡有政黨爲政治上之反對者。咸集於此。日相辯論。德謨士亦屢至法庭。發表意見。紀元前三百五十五年。德謨士在法庭。與安多羅反對。力陳議院不公。國家財政不整之事。翌年。又與禮布低爲反對。辯論斥當時課稅不當。持論頗急烈。自是於政界中。遂佔勢力。

當時有蜚語。謂波斯國王將以舟師來襲希臘。是說傳播。偏於各市府。先是雅典嘗庇波斯一叛將。意波斯必以是故。出兵問罪。於時雅典人心大震。因聚議抵禦之法。衆皆默然。莫發一語。德謨士乃上演臺。縱論雅典國民責任之重大。援據歷史。謂祖宗武烈。今日幾於墮地。又論及現在形勢。謂雅典今日民氣墜落。國民前此常有非常抱負。今則萎靡。莫振自甘於亡。是時德謨士演說沉痛已極。聽者無不感憤。其最後乃言曰。

波斯大王何足畏耶。彼之百萬艦。又何足畏耶。我雅典苟能萬衆一心。修其兵備。自審不必賴外援。而有戰鬪之力。則亦奚必逡巡張皇。作此態耶。特患我此時兵備未振耳。爲今之計。不如暫避其鋒。勿激波斯之怒。得以其間急自爲謀。圖自強之策。

德謨士演說至此。更厲聲而言曰。

所謂自強之策者何耶。亦在於吾人皆知有對國之義務而已。若夫議論之時。吾見衆人無不引爲義務。刺刺爭辯。無已時。迨至實行。則又互相推讓。惟

以逃責爲事。循是以往。果有成功之一日耶。

德謨士演說語語沉摯。刺人心坎。衆大感動。至有泣下者。於是又論及海軍擴張之事。與財政計畫甚詳。聞者莫不稱善。

時齊武弗奧克斯之戰不利。斯巴達欲乘此機會。侵略齊武與國。雅典人本讐視齊武。議舉兵助斯巴達。德謨士亦惡齊武暴橫。然默察事勢。以爲齊武與國若滅。則斯巴達將復橫。適爲雅典之患。因盛論希臘全土不可自相殘滅。若有發難者。雅典當出死力與抗。以信義號令天下同心戮力。以禦外侮。

自是之後。德謨士與亞里士多德政見亦常不合。茲不具述之。自紀元前三百五十五年至紀元前三百五十三年間。彼所發布政治上意見頗多。其所唱之論。如內政之不可不刷新。政治家之不可不重責任。不得相爲黨援。以營私利。求空名。至於外交。則一惟雅典之利益及名分是視。縱輿論主戰爭。非視爲必不得已時。不可輕發。且須自量己力。尤不得因而破壞希臘全土之一致。縱有弱國慫恿雅典出兵援助之事。而吾亦當自顧天職所在。不可爲彼所動。其所

定雅典國是在於蓄養實力以備外患。彼之謀國亦可謂至矣。惜乎國民不悟終爲敗虜。豈不大可憾哉。

德謨士對雅典之政策不得見之應用者。一爲羅特斯問題。羅特斯本屬雅典聯邦。後以事分離。爲波斯屬土。紀元前三百五十一年。羅特斯王崩。其后嗣位。國內民黨大起。謀脫波斯羈絆。乞援於雅典。德謨士倡議出兵助其國民獨立。以爲雅典當爲人類社會政治上自由而戰爭。當爲維持希臘之光榮而戰爭也。其說雖不見用。然其生平抱負於此蓋可見矣。

批評

國民智識缺乏。尙不足患。能力缺乏。斯爲患矣。夫智識缺乏。一經開濬。便如源泉之湧出矣。若夫能力薄弱。則其患不在不知。而在不行。德謨士之演說。聞者至爲感泣。則是希臘人固非無智識者。乃其究也。終不能以免亡。何也。曰無能力之故耳。語曰。異語之言。能無說乎。繹之爲貴。法語之言。能無從乎。改之爲貴。若國民不思自振。則雖曉音瘖口。無如之何。韓非說難。六國終敝。

屈原離憂三戶卒亡。盛衰之理。豈非人事哉。豈非人事哉。

希臘之在當時。亦不過蕞爾小邦耳。然所以能與強國久抗者。以統一故也。德謨士有見於此。所以盛倡希臘全土一致之說。然而衆人不知奇謀偉略。終不得行。豈非希臘人之自取滅亡乎。夫希臘列國並峙。而處強鄰眈眈之時。德謨士猶謂當聯合全土。以與敵抗。今乃有於一國之內。分爲畛域。邑顧其私人懷。其產大亂紛紛。數年不息。是患力之不殺。本之不蹶。而必欲授敵以機也。有德謨士起。當如何痛哭流涕而長太息也哉。

第五章

馬頓其強盛

馬其頓夙爲希臘所輕。旣如前述。然自其王非里卽位。國勢日強。略定塞沙里地。又進兵畧沙爾卑里。是地爲雅典要區。昔英武之斯巴達王。曾與波斯劇戰於此。白骨沉沙。至今猶稱大戰場者也。非里若踰沙爾卑里。則希臘門戶盡撤。敵可長驅直入。一無所忌。雅典人聞非里將侵沙爾卑里。乃謀出兵扼其南進。

之路。然非里兵勢方張。所至無敢與抗。雅典人咸受其蹂躪。紀元前三百五十二年十一月。非里率兵入斯禮斯。雅典大震。國人皆驚惶。不知所措。議遣軍艦。籌防禦之策。旋聞非里王病死。雅典人民大喜。以爲自此可以無患。遂罷兵備。已而知其訛。於是雅典坐失機會。蓋若當時乘機直搗敵壘。則可占勝利。而他年屈辱之事。亦可得免。德謨士見衆人苟且媿安。不知亡國之痛。卽在目前。憤激至不可已。乃於會日演說。世稱爲第一非里問題演說。雅典會場演說之法。當局者於演說告終時。繼演之人必以年齡爲序次。俾以次提出意見。時非里問題會場中久已討論。德謨士不能滿。乃臨場演說。冀以動衆人之聽。其言曰。



二 第 里 非

諸君乎。我雅典曩者。不嘗與斯巴達爭其光榮耶。乃今胡爲甘屈於非里之下。而不以爲羞也。夫吾國之士。苟人人能一洗其從前冷薄怠惰之積習。各思於國家有所盡力。則轉敗爲功。事豈難哉。噫。吾雅典之人。久忍屈辱。曾無臥薪嘗膽之志。敵人非里。雖起自弱小。而立志堅定。彼方數加侵害於雅典矣。顧我雅典人士。對之如何耶。以云社會則柔懦莫振。以云國家則兵備何在。循是以往。大事亦可知矣。縱非里之死耗爲眞。而世尙有第二之非里起而滅我諸君乎。若等勿以余之提議爲新奇。駭君等之聞聽也。請姑忍之。以俟余言之畢。

其下皆提議事。茲不悉舉。要其大意。在使市民服軍務。整兵備。早夜兢兢。如臨大敵。乃足以防敵之乘虛抵瑕。且得與敵相持。而力不衰。最後又論及兵費之事。顧當時雅典臣民。咸不願服役軍務。兵役之事。悉委傭兵。而政論之士。亦復避社會忌諱。務與世合。德謨士獨發其弊習。不稍顧忌。其勇於建議。可見矣。時雅典人士。專以姑息爲上策。敵至則倉皇不知所爲。一聞敵去。則額手相慶。